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一

聲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一

聲士

肅

林

希逸

外篇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

聲十一

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拇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生也

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枝指
皆病也本出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爲
侈矣侈剩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
異附贅縣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
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
多方多端也用之用之於外也列於五藏
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
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則併以仁爲外
矣以仁義爲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爲
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多事

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
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
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
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
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
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
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
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莊子

以爲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
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爲非乎而用
明之人則以爲是矣故曰非乎而離朱是
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樂爲外物也擢
抽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本靜而強於爲
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法也不及者人
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法故曰使天下
簧鼓以奉不及之法簧鼓以言語簧感鼓
動之也以瓦而纍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
辯者之多言連牽不已纍疊無窮而無意

味故以纍瓦結繩比之竄定猶言修改也
修改其言句以爲辯故曰竄句遊心於堅
白同異之間敝勞也跬音企蹻跂也其言
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故曰敝跬
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爲非乎而揚墨之徒
則以爲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自然
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非至正也
至正者本然之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
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

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正正者猶言自然而然而然也自然而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理雖合而不為駢雖枝而不為跂雖長而不為有餘雖短而不為不足此數句極有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也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不平貼則不自在看他這般下字豈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

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鳧鶴之
喻最佳意與噫同歎也以鳧鶴二端言之
則仁義多端非人情矣故歎而言之使仁
義出於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
言爲仁義者多憂勞也莊子之爲此言自
孔孟而上以至堯舜禹湯皆在譏侮之數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
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
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
決性命之情而饕餮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手足之駢枝雖皆為病而不可強去之去之則為憂苦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於數駢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蒿目者半閉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睫蒙

茸然故曰蒿目蒿者蓬蒿之蒿也蒿目有獨坐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貪饕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也二者皆為自苦故並言之又歎曰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

非出於本然也。囂囂嘈雜也。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何其嘈雜也。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訥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聲十一

四

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爲。若必待修爲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鈎繩繩約膠漆，皆修爲之喻也。侵削戕賊也。固定也。屈折其身以爲禮樂，訥其言以爲仁義，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本然。

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响俞猶嫗撫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
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
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
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
跂以下意同曲且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
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為正理

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
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生不
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也不可虧者亘
古窮今不加損也連連不已也膠漆自固
泥也纏索自拘束也離性以爲仁義爲之
不已則固泥拘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徒
以惑天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
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
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抵
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

讀者當知自分別可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

惑迷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惑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下

句招猶今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
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奔命為
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
以外物易其性也在小人則殉利在君子
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人主則殉天下
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
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為外物也以天下國
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此書
之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
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

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

韓十一

六

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

於其間哉

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
此喻最佳挾筴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
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
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
借此以立言此皆是其過當處君子小人
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譏君子
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抑大以下抑
高之意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

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
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
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
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
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
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
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
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
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
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屬性猶言留意也曾曾子也諱參史子魚
也名鯀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比曾史亦是
以下抑高之意臧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
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
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
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
自見而已矣一大藏經不過此意安得此

語若此等語皆其獨到不可及處這一彼
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狂犬逐塊所
謂幻花又生幻果便是這箇彼字自得其
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
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驚於外則

皆為淫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
所謂默而識之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孟子所謂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
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皆是此意
但說得平易爾晦翁懲象山之學謂江西

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詆而力闢
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記之爾
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
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懲而然非語孟二
書之本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
之豈得音志乎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
有等待通悟之心比尤不可所謂執迷待
悟則隔須彌山矣頓漸自有二機不可謂
有漸而無頓亦不必人人皆自頓悟得之
仲弓之持敬漸顏子之克己復禮頓也不

然何以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
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數
語先提起一句曰克己復禮爲仁乃曰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爲仁由己
由人乎哉語勢起伏便與禪家答話一同
子細吟玩方見其味顏子旣於言下領略
乃曰請問其目此即禪家所謂如何保任
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性知天之下
繼以存心養性事天修身俟命之事也其
曰爲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事別人著力

不得也先師嘗曰佛書最好證吾書證則
易曉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是為善無近
名也下不敢為淫僻之行是為惡無近刑
也道德自然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為
近刑之事亦不為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

聲十一

九

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
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觀莊子
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戲侮堯舜夫子
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而已
塘東劉叔平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莊

周憤悻之雄也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
莊子亦是憤世疾邪而後著此書其見既
高其筆又奇所以有過當處太史公謂其
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
世宿學不能自解勉也其言洗洋上音汪
下音羊
自恣以適已此數句真道著莊子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
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許宜
反臺路
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

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馬

丁邑丁編之以阜立二反

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此段言外物能為身累之意翹足而陸者

凡馬立時其蹄必有歧起者也此是下句

處義亭路寢即是王者之宮室義者養也

居移氣養移體之地必當時有此二字燒

剔治馬蹄也刻削也亦削其蹄也雒之籠

絡也羈絡其頭也馬絆其足也今所謂前

鞦後鞦也連列之也阜棧槽櫪也衆馬列於其間也整齊排布行列也櫪銜也飾鑣纓在頷下故曰前有櫪飾之患馬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但其間下數箇之

卷十一

十

字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半文字華密如美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篇文粗誤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

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之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剔刻雒駝驟三齊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三為能亦猶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為能也可前篇仁義非人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乃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好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

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
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
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
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
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德不離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
矣

同德者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也各
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

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也倚也純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命曰猶言謂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顛顛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樸拙無心之意又就其卧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人各隨其鄉而居自為連屬一鄉之中自

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羣居深山去
人尚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
斧斤之禍也羈係禽獸而遊攀引鵲巢而
闕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少時所居
書室有雀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一至
頗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鵲詩
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
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
之分族聚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
欲純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

不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法也今人之文更無此等法度

聲十一

及至聖人斃斃

上步結反下悉結反

為仁踉跂為義而

十二

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為六律

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下段應上段也蹇蹇勉强而行之貌跬跂行立不安之貌澶漫即汗漫也流蕩之意摘僻用手足之貌僻合作擗向音孽是也此又是自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中翻出言雖不經其文亦竒始分者言其心迹始分矣分則不純一矣如此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樽刻木而爲之故曰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玉不

琢不成器故曰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
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強
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節
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也此書禮
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為外物矣文采亂
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
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上文結語
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踈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執曼詭街竊轡故
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
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
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
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
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
聖人之過也

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
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踈分明是一箇畫馬圖也相
靡相摩擦也看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
衡扼車上之物扼輶也月題今所謂額鏡
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闔
扼曲頸而扼拒也不受銜絡之意驚猛也
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狀詭設計
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皆
是悍驚不受調服故銜轡之時如此費計
較也與人抗敵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抗敵
人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銜轡之事則馬

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闐扼之態哉民
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爲止於如此也匡正
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義而慰人之
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上古本無之縣跂
高揭而提起之意跼跂不自安也好知爭

華十一

十四

利比馬之詭街竊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
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
語其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
箇長枝大葉處故或者以爲非莊子所作

却不然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一 共



